

六雄八將論

特32
817

005183-000-8

特32-817

六雄八將論

江坂 寿雄/評

M24

ACE-2030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闔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龍箕，裝不隨家聲，有六雄八將論見示。余嘗與老先生辱交於同僚，又與伯卿為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旌，文壇駕御，驅使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源厚者，其流必遠；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涉獵古今，所畜或有未發者，待幹蠱有人而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五經，獲豈不多哉！加之篇章字句，紀律整然，範而馳驅，一朝十禽，何足言乎！余也間居不出戶庭，望杜襟胸，雖老矣，據鞍顧眄，不覺稱快焉。

題辭

雲龍青山先生之老於史學闔境所知固不待稱揚而伯卿報

與伯卿通家之好今觀其所著議論卓偉行文縱橫樹

六雄八將於筆陣詞鋒之間何其壯也蓋其

藏之深者發之必廣先君子涉獵古今所畜

待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

如奔馬之奔而發之如持滿之弓投機而發一發

禽何足言乎余也間居不出戶庭望壯襟胸雖老矣據鞍顧

不覺稱快焉

不覺稱快焉

凡此齊高

拙軒曰說當時形勢瞭如指掌

顧慮故其所為固不能無過舉而其所以震動一世者實在此矣夫東北諸國崛強難制自古而然蓋其地險要其人獷悍勢不得不然故 累聖不能無憂而能平定之者古今能幾人哉及源右將開府鑣倉聚東北之雄於府下而撫摩之於是崛強難制之俗在將府則稍為易制而在 朝廷則愈益不可制其後足利氏據京師以制天下又患東北之難制而置管領於鑣倉夫以獷悍之俗據險要之地而又久受將府之撫摩且其知有將軍而不知有 天子也其後管領日益僭侈自擬將軍以執事上杉氏為

×

管領上杉氏遂專東北兵馬之權而東北之人唯知有上杉氏無他獷悍之俗徒知戰鬥唯強是畏何問其它故上杉氏弑其主而人不以為逆殄滅其主之子孫而人不以為悖方足利氏之時不知有 天子者海內皆然而東北為尤甚驚橫恣暴不畏其主者諸將皆然而上杉氏為尤甚橫暴之極人心日離而東國遂為北條氏之有矣於是乎憲政并其姓氏職名授謙信夫東北之不知有 天子如彼其久也而上杉氏之聲如彼其顯也管領之職如彼其專也唯其橫暴所以失國顧謙信而得之可以振威武

拙軒曰猛字一篇骨子
小山春山曰世
猶謙信義快而
不知朝覲京師
奉戴 皇室為
最高義此篇特
表揚而其能濟
者猛耳筆鋒之
銳如遊軍排陣

於東北矣而謙信則不以為榮必也欲一朝天子身率精騎橫過敵國數百里之地以朝京師而前者不暇邀截後者不暇躡擊四海聞之將必聳然曰彼生於數百里之外何以能朝天子是其義聲不終朝而震四海皇威亦隱然伸於宇內謙信之功大矣而其能為此者以猛也王室雖衰乎赫赫天胤四海所戴海內之豪豈無知尊崇之者唯四鄰皆敵所以環顧遲疑不敢朝覲獨謙信則猛氣奮發毫無顧慮故能為天下之所不能為不如此將何以能振數百年之積弊而令東北岷強之俗知畏皇

拙軒曰一篇立意在此向水藩首習尊王蓋假此以張之耳

叔圍曰信玄之心術始終在奸詐令人不知之至其云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則筆鋒火銳與針針一般

威哉然則開異日之太平者謙信不可謂無功而織豐二家之尊王室謙信為之首倡故余之於謙信不取其猛於殺人而取其猛於接人也不取其猛於接人而取其猛於尊王也猛豈可少哉

武田信玄

天之生材不一氣象開廓議論正大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計百出謂之奸雄故英雄所為未嘗不正奸雄所為未嘗不譎而論者或以奸雄為英雄其不為之所欺者幾希矣天文永祿之際海內糜沸群雄競起一時所尚無非權謀術數而其能虛襟納諫舍已

從人者百不有一，此奸雄之常也。如信玄最稱巨擘，而其始也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一旦聽板垣之諫，幡然從之。雖古之賢君無以過焉。余以為此信玄之所以為奸雄也。其納諫者蓋詐耳，非惟納諫之為詐，凡其耽酒色嗜詞賦者皆詐耳。夫人之為惡固有多淺，其謀淺者其惡雖濟而易敗，既濟而不敗者其謀必深。彼信玄者以一少年逐父奪國，一國服之，鄰國畏之，其謀豈淺淺哉！夫信虎之殘忍鷙猛，不易制也。當時將士亦皆驍敢桀驁，不易馭也。信玄必謂我如是而父可逐，如是而將士可馭，皆已有成算。父既

拙軒曰史取如

拙軒曰信玄蓋曹瞞之小者詐謀奸略往往相

可逐將士亦可馭而猶可畏者鄰國也。今夫逐父奪國一國之人必不服，一國不服則鄰國得乘其隙，此又不得不為之計。信玄必謂我逐父奪國非惟制一國，雖鄰國我將制之。我如是而一國可服，如是而鄰國可制，如是而兵威可振，如是而疆土可闢，凡其所為皆有成算，故能濟而不敗也。逐父之策在深自韜晦，父不備已可得而逐矣。馭將士之策蓋懼之以威，誘之以利耳。至於制鄰國，蓋信玄之所尤用心，而人或不察其術。吾請言夫信虎之猛，鄰國之所畏也。而信玄一旦逐之，易如反掌，鄰國聞之必驚且懼，而觀其行事，行事果可觀耶？彼將以為人傑，果不足觀

春山曰穿英雄之心事然耽酒色嗜詩賦皆出于詐術之說則未免暗中摸索也

耶彼將以為妄人當此時人孰不勉勵信玄延耽酒色嗜詞賦宴飲無度果何心哉以信玄之智其不惑溺於靡曼雕蟲麴蘖之間也亦明矣而况於隣國拭目之日乎吾固知其為詐也然則其術如何曰人莫不欲鄰國之畏己獨信玄則欲其侮己何者彼畏我則有備我雖欲制之不可得也我欲制之豈若使彼侮我而無備我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以百戰百勝之才一旦為驕惰脆弱之人人不見其可畏其謀深矣繇此觀之其所以耽酒色嗜詞賦者蓋欺鄰國之術而其所以納諫者蓋安一國之術也奸雄欺人亦可畏也夫

北條早雲

可畏也夫

枳園曰北條九世幾百年此間暴行虛政不為不亡早雲之視民如子其遺訓有未盡者所以能保其久也

擁土地人民之富保數百年之久豈偶然哉祖先必有所尚子孫必有所守故能上下輯睦國家之勢盤結膠固而不易故也雖其子孫有暴肆昏凶以取禍者而其祖先之遺澤淪浹於民心者有所未盡則賴以興復亦為不難也吾觀鎌倉北條氏之據天下其智術不為不巧然其所以待源氏者極天下之慘毒而子孫相繼不墜其業九世而後滅者蓋有以也夫關東天下勁兵之處而鎌倉聚關東勁兵譬猶養虎

柳軒曰說得北條氏家法明切敗備酷似老泉史論

豹有不易制者而諸國之吏亦皆用武夫譬猶驅虎豹牧駒犢有不易馭者矣而北條氏之立國天下有事則投袂而起身先士卒跳湯奮呼毫無沮撓雖梟猛如和田者亦有所不避天下之至猛也而其所以待民則孤窮必恤冤枉必察天下之至厚也威猛足以懾伏豪傑寬厚足以撫綏人民豪傑畏其威猛故不敢縱暴其民人民服其寬厚故不復離心無事則八州之民可安坐而治也有事則八州之豪可一麾而聚也是北條氏之家法而子孫世守之此其所以保九世之久歟其後伊勢氏據伊豆冒北條氏遂雄

拙軒曰長尾氏冒北條伊勢氏冒北條始服民心能得其志積習之難移如此

於關東余觀其所為蓋嚴鑣倉北條之故智矣何則關東之民固嘗苦高時之橫虐相與殄滅之則冒其氏者宜深惡之而今反愛戴之安知非秦時時賴之遺澤哉夫高時橫虐不得不亡而後之有關東者竟無有寬厚慈惠如秦時時賴者則其政蹟之美國人有不忍忘者而又困於武人之虐政則其所以念北條氏者愈久愈深亦自然之勢也早雲之興實乘此機而嚴其故智故人民欣然歸心早雲之言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安有父焉而不愛其子者耶何其仁厚也而其取伊豆取小田原又何其飄暴迅疾也時

春山曰文平淡如無甚奇然是自正論論情勢者宜如此

人所謂獍猛如神慈厚如佛者即北條氏家法而早雲之嚴之也亦明矣後世子孫徒學其武猛日夜攻戰以爭尺寸而不知祖先之所以立國者自有道安得不覆亡哉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攻出雲七年而舉之可謂久矣然兵鋒不挫財用不匱糧食不竭國人不苦古今奇之夫七年之久戰不能無利鈍年不能無豐凶元就何術而如此也尼子氏雖衰弱哉然藉累世之儲蓄城守七年亦已壯矣則攻之者安保士氣之不耗竭而敵人之

叔國曰戰爭固雖有強弱期其必勝則在能收民心元就致思於此故立不朽之功此論至當

拙術曰寬惠收人心元就一生本領論得正確

不乘豐元就又何術而如此也豐太閤帥天下之兵以圍小田原不拔者數月而兵鋒頗衰元就子隆景進休兵鼓勇之說然後能克之隆景之策蓋出於元就則元就之取出雲果用此術歟抑亦有奇謀秘策不可得而測者歟曰不然元就蓋有一術而當時不知其術非他以寬惠收人心耳方尼子氏之城守也其所憂者非士卒之不精則城壘之不堅也非糧食之不多則器械之不利也而元就務撫恤降附以收其民心民心日離尼子氏而七年之久愈益問其疾苦恤其孤窮故尼子氏之於元就防禦非不力謀慮

非不深唯其民日離而國日孤所以不免淪滅尼子
 氏非至愚者淪滅而不悟亦有由矣應仁以來天下
 幅裂何年無兵何地無戰亦唯以力相轢以譎相傾
 而未有能收民心者能收民心者東有早雲西有元
 就耳尼子氏之不悟亦宜矣何以知其然也元就嘗
 從大內氏攻出雲進策曰宜先撫納而後力攻大內
 氏不從敗而還夫佗人之攻出雲元就猶欲試是策
 即其自用之於佗日亦明矣人心苟歸我則兵鋒何
 絲而挫財用何絲而匱糧食何絲而竭國人何絲而
 苦故取人之國莫善於先收其民心元就晚年出雲

拙軒曰應前

拙軒曰筆力雄健議論正大卷中第一篇文章

嘗亂矣尼子勝久以驍武之姿據其故土而輔以山
 中幸盛之雄猛宜其盤結不拔而毛利氏之兵一出
 則所向無前勝久曾不能保立錐之地此可以見民
 心之不復思尼子氏也其所以不復思尼子者豈偶然哉

織田右府

凡事取目前之快而不深究異日之利害者非英雄
 也亂世之雄唯武是極攻一城唯恐不拔伐一國唯
 恐不取晝夜爭戰必克而後罷快則快矣然此豈足
 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
 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

取園曰右府猛將之奇謀評得而明審但以外觀之則可謂知勇有餘而仁德不足者乎
 春山曰可拔而不拔可取而不取且驅使群雄成算歷々如國

風世齊高

棋對局安土公
論此篇可稱文
壇之霸矣

拙軒曰信長為
人明快果斷能

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
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
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為人雄猛果於殺戮其
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
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
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
拔也而右府不為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
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
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右府而不之為者蓋有術矣
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

用人材固一世
之雄也余嘗有
詩云尊王排佛
見經綸龍結祥
雄霸業新惜君
御下慈愛少叛
臣元是股肱臣

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為也謙信固嘗負義勇
之名今為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
復擊我々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
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
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
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為武田擊織田則甲
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蓋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
不鮮故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右
府與勝賴爭而後并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右府
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

不然長政義景相為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
矣况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
所竭力而爭願右府乃不之為蓋名將而守名城雖
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
必將跳騰踴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
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
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
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
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
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為實有不易測者方

春山曰兵法曰
務攬英雄之心
孟子則曰天時
地利不如人和
攬英雄之心可
制取一時而安
世長民非人和
不能為

此之時海內群雄唯止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將足
以辨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
將足以辨之故遣柴田佐々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
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
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用唯罷度恢廓之一羽柴
足以搯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
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右府於
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右府
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右府之部下則右

府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卒無有及織豐二氏者六雄論亦以此二篇為最第一文辭

豐臣太閤

天功曰起得堂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蹕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

拙軒曰嘉安之問尊王攘夷論
盛水藩為之首
頃伯卿於此篇
三致思為不可
以尋常史論看

之後在 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 仁德朝則

一伐新羅在 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

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 推古朝則一

伐新羅在 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

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

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 王室稍衰

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

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下不畏 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

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

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怪武人之跋

扈我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
 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
 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
 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
 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
 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
 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
 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
 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
 至此 祖宗之憤同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

叔園曰豐公尊
 王室之餘遂至
 征韓一役令國
 威並至四海真
 是至當正大之
 輪

府興而天下復知尊 王室豐太閤興而 王室之
 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 皇威於積衰積
 弱之餘 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願其所以謀之者
 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 皇威則太閤之舉不
 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
 不可謂不伸 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
 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
 不可謂不雪 祖宗之耻也 皇威於是乎赫然
 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
 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懼斂手不敢噬嚙者太閤

拙軒曰重野成
 齊評其文曰文
 勢如疾風兼業
 滾々滔々可謂
 快絕

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春山曰：豐公耀兵威於韓，韓之餘以征韓為神刑，不可已之公役天地開霽，日月如新八字，可移評此文矣。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為窮兵黷武，伯卿通觀古今大勢，故從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爽，稱其正大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讓前人之軌轍，顧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

叔圖曰：氏鄉欲挾天子以辨令天下，此事不成者，何以嚴足利氏之難也。此論七佳，蓋其才高，而其量小，則遂至斃其身乎。噫！

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圖。及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嗚呼！

天子以號令天下，其事固偉矣。然終身所

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為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踣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鷲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為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為此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

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既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壻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微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耻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為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韻惜哉

拙軒曰天功評語可抵一篇論文敬服

春山曰以徒慕京畿而不知長策責氏鄉未允當惜太閣征韓不用之而氏鄉才氣太高終遭忌刻致于幾天功評却似得要領

說出氏鄉心事欲為織田氏雪耻於理或有之然當太閣欲滅信雄時氏鄉舍信雄而就太閣者何也要之氏鄉人材卓絕當時將帥中之尤傑出者余謂太閣當征韓時以氏鄉為大將委以韓地事使得大展其所能則西蕃庶乎可服矣而忌其才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浮田為大將者真可為當時痛惜而氏鄉亦居危疑之地不能違養時晦竟罹宵人之譖以酖毒斃其身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銜太露故也余重為氏鄉惜焉噫

佐々成政

枳園曰恃才取禍英雄往往為然其最者氏鄉成政是也讀此二氏之論而後太閣之不寬仁大度可以知也

拙軒曰結構似酌古論

春山曰成政樂驚一將未足當

佩文韻府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躓矣天下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比皆然無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閣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願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

之恃才自用受大國而不辭而殺其身似論漢之韓信者

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盖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束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廼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

拙軒曰恃才取禍成政斷素

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廼曰汝何為不殺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

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馬

拙軒曰豐田天功此評先獲我心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風生無所回避然其終身所為殆類群盜要非真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然其智勇傑出行事卓然有不可企及者伯卿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焰熏赫有似大人物故取之乎若然者余不敢謂為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初園曰隆景在朝鮮其功成大名者無他以其能入死地而禦敵也自非元就之子誰能為之功

拙軒曰碧蹄之捷此役第一着所以韓人胆落縱因隆景機略再宜豐公知人之明亦可見

天下知浪戰之為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為深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也太閤以隆景為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歎伏以為不可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

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
 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為良策已而明
 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
 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為今日安
 得棄去秀家等以為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
 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
 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勦敵矣入死地而禦勦敵此
 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為大言
 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々危疑其氣易沮為之
 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

拙軒曰彼此對
 者可謂取光透
 紙背

而大江在後勦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
 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狠之如松
 一以當百々以當千々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
 合勢犄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
 朝鮮益覺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
 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
 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
 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
 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
 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

劔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
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
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
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
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
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眾曰後有
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
此亦隆景之意也

春山曰機論中
皆繁文亦助故

當時英豪中余最推隆景與竹中重治無論其有
勇有才能幹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遠識洞

俊矣無碍陳可
寃矣

見事後成敗者皆非一時諸將梟猛自喜以斬馘
為功者所能企及也

加藤清正

拙軒曰隆景清
正嘉明三篇皆
以朝鮮之役論
不及其生平事
業伯卿寓意可
知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長拔漢
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
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
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
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
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擁
兵北境蓄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

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
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
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將以為清
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
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
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
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
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佗人之繼援者。故奮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
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

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
清正將自咸興，罷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廼清正以
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
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
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
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
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
也。則其功果不且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
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
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

拙軒曰：此段議

論敬策
叔園曰：清正之

誠行長之詐評

亂世奇書

得而明亮若夫
清正之誠而加
一層大量而結
交行長如兄弟
每歡賞其軍功
則感伏情實遂
為我術中之人
則期十全之功
也必矣

天功曰引兩朝
平壤錄妙石

香山曰八將論
中第一快文字
矣

天功曰嘉明銳
敏勇壯則過他

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
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
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鷙猛何
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陪乃不
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
論廼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將軍歟

鬼將軍真箇大丈夫論文亦極明快可喜

加藤嘉明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
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

人萬々然其終
身行事大有不
無入意者

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
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
以二將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
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
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
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
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是之
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
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
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

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

翻附曰：論水戰

初園曰：嘉明先士卒而奪敵艦，遂以水戰捍韓兵，雄壯奇觀。古今為兵家妙用，真如在目前，其文活潑。

耳。水戰之寥寥，無聞亦宜矣。况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為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

翻附曰：唐島水戰，我軍大失利。

高勝茂望見嘉明戰狀嘆曰往年陪閑白觀芳野櫻化為天下義觀今觀嘉明戰圖更在芳野六初學或不知故錄

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後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々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燦爛英發華華四散真可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

伯卿之文矣

黑田如水

英雄相遭果能皦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

拙軒曰是故自古英雄全其功名者希矣

拙軒曰好證左

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侘日驅滅平氏今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陪蓰於侘日而一梶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讐錄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况其他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

天功曰織豐三
氏之不能及我
東照公者固不
可一二殫陳而
推誠待物與不
忽殺人是其最
大者人心所歸
天命從焉二氏
之所經營拮据
之天下竟不能
不服至仁所謂
太陽一出而萬
物皆覩者矣
拙軒曰無中生
有是文章弄巧
處

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
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
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
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
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
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
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
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母望之
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
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頭船舶糜

叔固曰就如水
二字立論妙不
可言所以自名
曰如水之意蓋
不外于此也

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略見忌蓋有似於
此風濤歛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
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
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
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
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
如水諒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
明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
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
公而庸人猶過揣諺度如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

春山曰波瀾抑揚大似呂氏博議天功評得之

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翕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猶辛稼軒與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踐歷大難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謂英雄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風神面目酷似東萊自是伯卿佳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前田利家

拙軒曰利家在當時無赫赫大望然其德量雅元老亦大人物也

天功曰義詮昏主賴之庸臣其行事靡不足觀但時無英雄材使童子成名耳然是係陪說則其失得不必云々也論太閤托孤一篇主意亦頗模糊其立論行文皆似不免隔

大哉豐大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

皮膜一層者請思之

叔固曰利家招清正幸長語次及論語者足以見利家心中之苦已察知時世之漸交易秀賴之不足賴也果是利家死後二人擁護秀賴其人明察引及未來可歎賞

天功曰是係事後成敗之論當時利家心事則恐不如此

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慙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

天功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二子之謂歟是以君子推其用心而褒其志焉

春山曰此雖事後成敗之論然有關於世道人心與文人仕才弄筆墨者不同也

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况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

之知人豈虛也哉

伊達政宗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

天功曰此段極佳

和國曰伯卿呂人不論其所業與其心術能入其人心所能言人所不言如政宗伎樂一事其最者非取數服

拙軒曰政宗為人豪壯嘗欲馳

志海外遺其臣支倉某於羅馬又有詩云邪法迷邦唱未終欲征蠻國未成功國南鳩翼何時奮及待扶搖万里風要亦出不得意當世耳

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內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々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內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奧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吞東陸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

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
 人民鎮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
 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
 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
 我今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
 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
 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
 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
 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
 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後則濟海而

拙軒曰至此在
野之虎乘尾馴
服

拙軒曰英雄樂
而天下安名言
不廢

不願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庚子
 之亂則謀復會津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劔而
 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
 雄者也吾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喜豈
 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
 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
 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略所以留
 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
 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清正知之不
 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耶政

天功曰結末稍
覺萎蕩

宗之志雖未伸乎公之偉略足以服之又安得不斂
其英氣以為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延光好讀蘇文評論古今人物故平生之文議論
居多先君子好叙事而不好議論嘗涉獵近世野
史抄錄英雄事實者數十卷蓋欲著一書而不果
延光請而讀之作論若干篇此編是也近稍悔少
作之無用欲學叙事而先君子既易篋矣即平生
議論之文皆刪而不存獨留此編者以取材於先
君子抄錄也嘉永戊申春日

辱友

豐田亮潛評

藤田東湖曰織豐二家及清正三論實海內無二文
字非僕諛言也

佩弦齋稿 終

定價金十三錢

明治廿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印刷
廿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纂評者

印刷兼發行所

西村

元

江坂壽雄

東京小石川區江戸川町八番地

東京本郷區本郷貳丁目拾四番地

